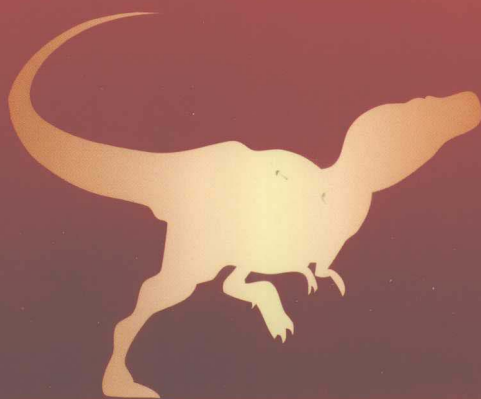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Lost World 失去的世界

—— [英] 柯南·道尔 / 著 春燕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The Lost World

失去的世界

—— [英] 柯南·道尔 / 著 春燕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去的世界/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春燕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英国卷. 第4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53-2

I. 失… II. ①柯…②春…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6283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失去的世界

作 者 (英) 柯南·道尔
译 者 春 燕
责任编辑 格日勒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53-2/I·2253
定 价 28.80元

目 录

失去的世界

第 一 章	我们周围的英雄业绩	2
第 二 章	找查林杰教授碰运气	10
第 三 章	他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19
第 四 章	世界上最大的就是它	28
第 五 章	质疑!	48
第 六 章	我和勋爵拴到了一起	60
第 七 章	我们明天将消失在未知的世界里	69
第 八 章	未知世界的边缘	78
第 九 章	谁能预见以后会发生什么?	89
第 十 章	最惊人的奇迹发生了	107
第十一章	这次我成了英雄	121
第十二章	令人惊恐的森林	134
第十三章	我永远难忘的景象	145
第十四章	那些才是真正的征服者	159
第十五章	我们亲眼目睹的伟大奇观	169
第十六章	前进! 前进!	178

恐怖谷

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

第一章 警告	188
第二章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论述	198
第三章 伯尔斯通的悲剧	208
第四章 黑暗	218
第五章 剧中人物	230
第六章 黎明曙光	243
第七章 谜底	255

第二部 死酷党人

第一章 此人	273
第二章 身主	282
第三章 弗尔米萨第三四一分会	301
第四章 恐怖谷	318
第五章 最黑暗的时刻	330
第六章 危险	343
第七章 伯迪·爱德华兹的妙计	355
尾声	367

失去的世界

第一章

我们周围的英雄业绩

她的父亲亨格顿先生，可谓是天下最不懂人情世故的人——肤浅，轻薄，不修边幅，心地善良，不过全然是以无知的自我为中心。倘若有什么能够使我离开格拉迪丝的话，那就是想起有如此一位岳丈大人。我相信他一直真心认为，我每星期来比斯特纳茨三次，是出于陪伴他的乐趣，尤其喜欢听他关于复本位制（由金和银以固定价值比组成货币标准的使用）的见解，在

这个话题上他摆出权威的架势。

那天晚上，我聆听他枯燥无聊的絮叨，竟长达一个多小时，什么坏币更新、银代用币、卢比（印度等国使用的一种银币）贬值，以及实际兑换标准云云。

“假设，”他有点儿粗暴的嚷道，“全世界上所有的债务被同时催付，并且坚持要求即期付款——那么以我们的现状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回答得很坦诚，说那样我就会破



产，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指责我轻率惯了，以致不可能与我讨论任何有价值的主题，然后跑出房间换衣服，准备去参加一次共济会（有秘密仪式和标记的国际互助性慈善行会团体，早在中世纪便由技术熟练的巡回石匠组成）的集会。

后来，老天有眼，我终于获得与格拉迪丝单独在一块儿了的片刻瞬间！整个晚上，我感觉我像绝望中等待信号的士兵，胜利的希望和被拒的恐惧，交替在心中萦绕。

她高傲地坐着，她优美雅致的轮廓映在红色窗帘上。她那么美！又那么遥远！我们一直是朋友，相当要好的朋友，不过从未超过我与《每日新闻》记者同僚相同的友情界限——非常坦诚，非常和睦，非常非性感。出于本能，我不喜欢过于坦诚、对我过于随意的女人。真正的性感觉起始于羞怯和疑惑，那是由爱情与暴力手搭手的古老邪恶时代传承下来的。垂下的头、躲闪的眼神、犹豫的语气、畏缩的情影——这些才是真正的激情信号，而并非坚定的注视和率直的回应。即便在我不长的生活经历中，也学会了——或者说传承到了不少我们称之为传宗接代的“本能”。

格拉迪丝极富有女人味儿。有人说她冷酷，然而那种想法是逆反的。她柔和微黑的肤色，几乎带有东方色彩，乌黑的秀发、水汪汪的大眼睛、丰满优美的朱唇——所有激情的特征都汇聚在那里。我可悲地意识到，但直到如今，我从未发现上前打开这激情的密钥。但是，不论它结果如何，今夜我急不可耐地想付之行动。一个被她拒绝作为恋人的我，总比当一个被她接受为兄弟的我要好些。

这些想法驱使着我，正准备打破长久的、令人不安的沉默，却发现一双黑眼睛正用批评的神色看着我，那颗高傲的头责怪地摇了摇：“我感到

你准备向我求婚，内德。我很希望你别那么做，像现在这样更好。”

我把椅子移近一点儿：“喂，你是怎么知道我正准备求婚的？”我大惑不解地问道。

“难道还有女人不知道的事儿吗？你以为世上有哪个女人对这种事儿没有直觉么？不过——哦，内德，我们的友谊始终这么美好，这么令人感到愉快！破坏它真是可惜了！一对儿青年男女能像我们这样面对面地进行交谈，你不认为这有多么奇妙吗？”

“我不知道，格拉迪丝。你看，像我们这样面对面交谈，我可以和——和火车站的站长交谈呀。我没觉得那个当官儿的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这话让我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没有一点儿使我满意之处。我要用的胳膊抱着你，你的头倚在我的胸前，并且——噢，格拉迪丝，我想要……”

她由椅子上跳起身来，看到了我正想按照我的提议进行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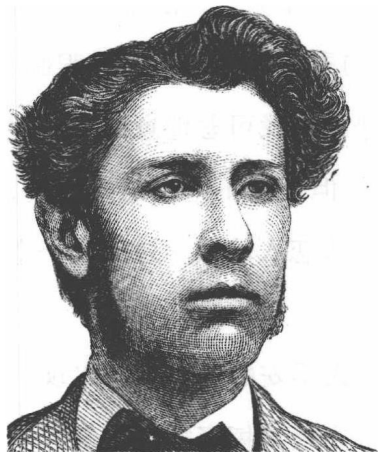
“你将一切都搞砸了，内德，”她说，“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事情是那样美好和自然！这实在太糟糕了。为什么你就不能控制自己呢？”

“这不是我发明的，”我说，“是天性。是爱情。”

“好吧，要是两个人相爱，那兴许另当别论。我可是从来没有感受过。”

“不过你一定——你，还有你的漂亮，你的心灵！哦，格拉迪丝，你就是为爱情而生的！你必须爱！”

“人只能等着爱情到来。”



“但为什么你就不能爱我呢，格拉迪丝？是由于我的外表，还是什么其它的？”

她放松了一点儿，伸出一只手——那样优雅扁圆的手——把我的头往后推。然后，她若有所思地笑着打量我仰视着她的脸。

“不，不是那样，”她终于说，“你天性不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孩子，所以我就能安然地告诉你，不是那样。要更深刻一点儿。”

“我的个性？”

她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

“我能不能做些补救？请坐下来告诉我。不，真的，你不坐下来我不答应！”

她用奇异的不信任眼神看着我，是我比她更为自信。当你露出本来面目时，是多么粗野和兽性啊！——不过，或许这只是我个人的独特感觉。但无论如何，她还是坐了下来。

“现在告诉我，我有什么毛病？”

“我爱上了别人。”她说。

这次轮到我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还没有具体的什么人，”她解释说，看着我脸上的神情笑了，“只是一个想象。那种男人我还没有遇见呢。”

“对我说说他！他长得什么样？”

“哦，他大概很像你。”

“你这话说得让人多亲昵！得了，他干了什么我没干的事儿？就说这个——禁酒主义者、素食客、气球驾驶员、神智学者，还是超人。

格拉迪丝，要是你告诉我什么事情能讨你喜欢，我将极力去做。”

她嘲笑我弹性的性格。“好吧，第一，我想像的情人不可能像这么说话，”她说，“他将是一个更坚定、更严肃的人，不会打算让自己屈服于一个傻丫头的想像。不过，总之他一定要有能力，有行动，敢于面对死神并毫不畏惧，要能干大事，有奇特的经历。我从来不是爱某个男人，而是爱他事业的成就，这些事业将辉映在我的身上。想想理查德·伯顿！〈指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一八二一～一八九〇，英国探险家和东方学家，以翻译《天方夜谭》闻名于世。他曾经假扮帕坦人游历禁城麦加和麦地那，并试图探索尼罗河的源头〉当我读到了他妻子的生活，我是那么能理解她的爱。还有斯坦利夫人！你看过关于她丈夫〈指亨利·莫顿·斯坦利，一八四一～一九〇四，英国记者、探险家，以到非洲找寻大卫·李文斯顿的探险而闻名〉那本书精彩的最后一章吗？那类男人才是女人用她整个心灵所敬重的，只能更伟大，不能逊色，因为受到她的爱的激励，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她热情的模样是那么美，以致我几乎放弃了那次会晤的目的。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继续反驳。

“我们不会都成为斯坦利和伯顿呀，”我说，“起码，我们从来没有过那种机会——最少我没有。如果我有，我也能试试。”

“不过机会都在你身边。伟大的人创造属于自己的机会。你怎么都无法阻拦他。我还没碰见他，但似乎非常了解他。英雄事业总在我们身边，等着人去完成。男人完成这些事业，作为奖赏，女人把爱留给这种男人。看看在气球上呆了一周的法国人。当时正刮着狂风，但他宣布坚持启程。二十四小时，他被风刮出一万五千英里，降落在俄国中部。那就是我说的男人类型。想想他所爱得女人，她是多么被其他女人羡慕啊！那就我喜欢——因我的男人——而被人羡慕。”

“为了让你高兴我也能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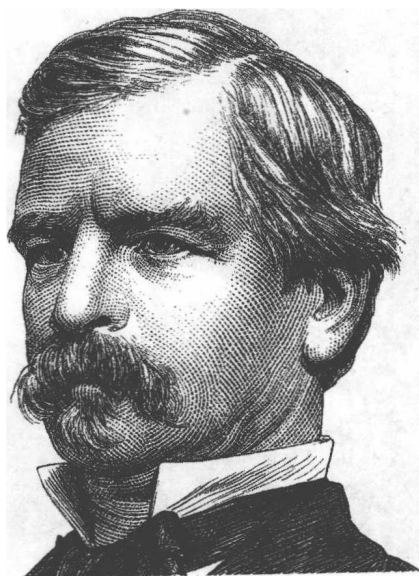
“你不应当只是为了讨我高兴而干。你要干是因为你不由自主地想那么干，因为对你而言是天性，因为那时你高喊是英雄表现的男人。唔，你上个月报道了威根煤矿（英格兰西北矿区，位于利物浦东北，中世纪时曾是重要集镇）爆炸事件，你怎么不甘冒沼气去帮一下那些人呢？”

“我去过了。”

“你从没提过。”

“没有什么好提的。”

“我还不知道呢。”她相当感兴趣地看着我说，“那么说你非常勇敢。”



“我不得不去。要是你打算把稿子写好，就必须去事发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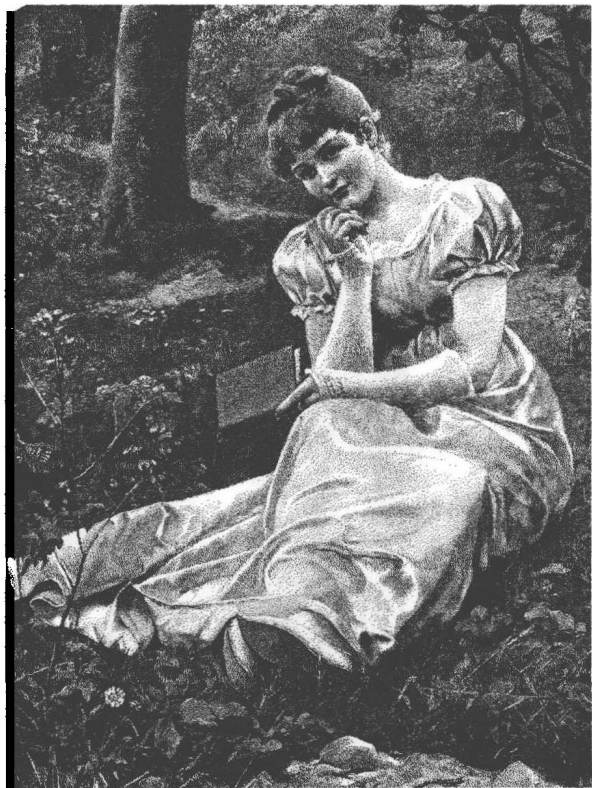
“多么平凡的动机！好像它就是所有的浪漫。但是，无论你出于什么动机，我还是很高兴你下了煤矿。”她把手伸到我的面前，然而带着那种甜美和尊贵，我只得弯下腰去吻它。“我不过是个满怀年轻姑娘幻想的蠢女人。可是我真会那么干，全然就是我自己，我不能不那样。我要是嫁人，就嫁给一个声名显赫的男人！”

“你那样又有什么不当呢？”我喊道，“像你这种女人才会使男子振作起来。给我个机会，看我能不能抓住！另外，正如你所说的，男人应当创造属于自己的机会，而并非等待。像克莱夫（指罗伯特·克莱夫，英国士兵、政治家，在占领印度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起誓——虽然只是个小兵，但他占领

了印度！向乔治（指降龙的圣乔治）起誓！我将为这个世上得做点儿什么！”

她被我的忽然激动逗笑了。“为什么不呢？”她说，“你身上有一个男人具有的一切——年轻、健康、有力、有教养、有活力。我曾为你以前说过的话而感到伤心。而现在我很开心——非常开心——要是这些想法能在你身上被唤醒的话！”

“要是我干了——”



她把那像天鹅绒般温暖的手放到我的嘴唇上。“不要多说一个字了，先生！半小时之前，你应该到办公室值去夜班，只不过我没有提醒你。可能有那么一天，你在世上拥有了自己的地位，我们到那时候再探讨吧。”



于是在那个十一月的下雾的傍晚，我带着灼热的心上了坎伯威尔（原伦敦城区）有轨电车，带着刻不能缓的、希望找到一种能做出配得上我的淑女事业的迫切心情。然而有谁——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有谁能想得到，我竟然被引导去干了那么一番难以置信，或者毋宁说是怪异的事业呢？

总之，本章开篇对读者而言，好像与我讲述的故事没有关系；但是没有这些，那就只是一个满怀英雄豪情的男人走向世界，满怀心中的渴望去追寻任何可能进入他视野的东西，像我这样放弃了熟悉的生活，前往谜一样神奇的地方冒险，以期从那儿得到大投机，和大回报。

然而，其实在《每日公报》的办公室，在那个办公室的职员里，我是个最无关紧要的人，就那天夜里下了决心，尽可能寻求般配格拉迪丝的机会！她要我用生命冒险来换得她的赞扬，这样做冷酷吗，自私吗？

类似想法也许人到了中年以后才会这样考虑，但绝不是燃烧在初次热恋中的人所考虑的。

第二章

找查林杰教授碰运气

我一直很喜欢性格乖戾、驼背红发的新闻老编辑麦卡德尔，我希望他也同样喜欢我。当然，博蒙特才是真正的老板，不过他住在相当于奥林匹亚高峰稀薄的空气中，在那儿他区分不出比国际危机或内阁分裂更小一点儿的事。我们时而见到他走进最高权力的空荡密室，眼无表情，他的心在巴尔干半岛或波斯湾翱翔。他至高无上，远远凌驾于我们。不过我们知道，麦卡德尔正是他的首席代理人。当我走进时，老头儿冲我点了点头，把眼镜推到他光秃秃的脑门上。



“喂，马隆先生，我听大伙儿都说你干得着实不赖。”他操着苏格兰口音温和地说。

我向他道了谢。

“煤矿爆炸报道忒棒了。索思沃克火灾报道得也不离。你真能忽悠。

〈麦卡德尔话间杂苏格兰口音，故以方言对译，下同。〉你找我来有事儿吗？”

“希望您关照一下。”

他看起来很惊讶，他的眼镜避开了我。“啧，啧！什么事儿呀？”

“先生，您可曾考虑过叫我为报纸出趟差？我会竭尽全力去干，给您弄些好稿子。”

“你打算要哪类差呢，马隆先生？”

“啊，先生，任何冒险和有危险的事儿。我真的会竭尽全力去做。越又艰难险阻，对我来说就越好。”

“看来你像急于去送掉小命吧。”

“去验证我的生命，先生。”

“唉哟，马龙先生，这也忒——忒高尚了。恐怕有这种事儿的日子早已不复存在了。地图上大片空白区域正逐渐被填满，无论什么地方都为传奇冒险留下地盘，但是，等等！”他补充道，脸上忽然露出一丝微笑，“提到地图上的空白区域，我忆起来啦。曝光一个骗局——一个当代吹牛大王——奚落他一下咋样？你能揭露他不过是个骗子！唔，伙计，会很不错的。你认为这事儿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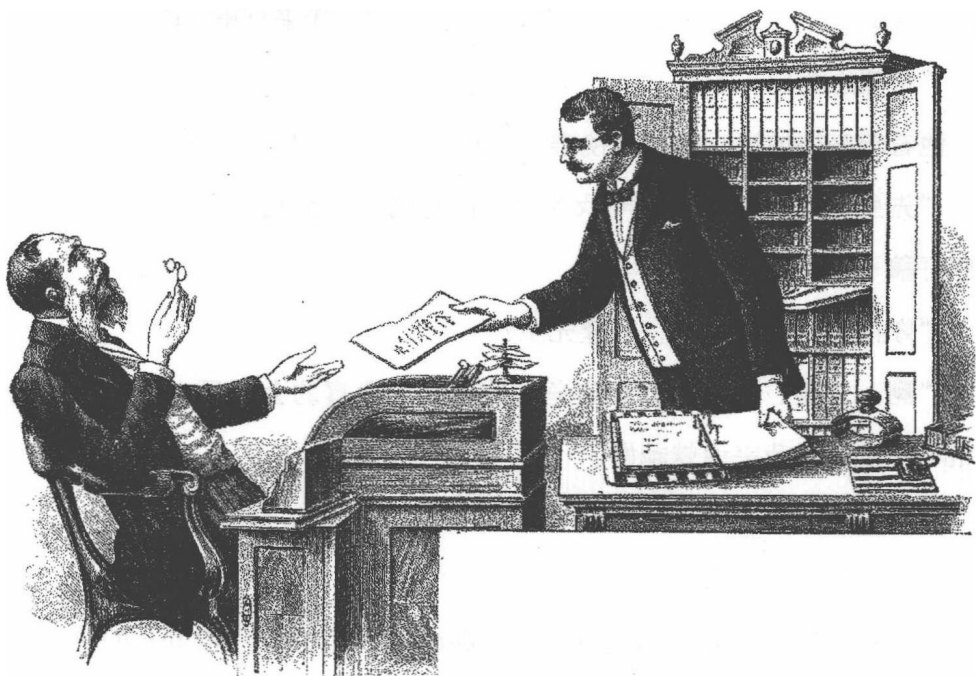
“任何事情——任何地方都行——我不在乎。”

麦卡德尔思索了须臾，最后，他说道：

“我也不知你和那人能不能合得来——至少在交谈的时候。你像是有那类建立人际关系的天才——气味儿相投的感应，我猜，或哺乳动物的磁性，或朝气蓬勃的活力，或什么东西。这个我知道。”

“多谢您啦，先生。”

“那你就去恩莫尔公园的查林杰教授那儿试试运气怎样？”



我相信我流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查林杰！”我喊道，“查林杰教授，著名动物学家。他不就是打破《电讯报》布伦德尔头骨的那人吗？”

新闻编辑冷笑起来。

“胆儿小了？你不是刚说过想去历险么？”

“是那么回事儿，先生。”我答道。

“对极了。我想他也不至于总那么坏。大概，布伦德尔去他那儿的时间选得不对，要么就是方法不合适。你运气兴许不错，要么就想法儿把握他的脾气。我想这事儿就是你想要干的，在《每日新闻》上报道。”

“我确实对他一无所知，”我说，“只不过由于治安法庭处理布伦德尔被打的事儿，我才得知他的名字。”

“我有些记录可以供你参考，马隆先生。我留心教授有那么一段日子